

● 特级棋星
● 特级棋星
● 特级棋星
● 特级棋星
● 特级棋星
● 特级棋星

712
-
773

844488

特 级



湖南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
基本藏书

● 特级棋星

殷 皮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星

棋

712

—

773

特
级
棋
星

殷 波 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

特 级 棋 星

殷 波 著

责任编辑：彭复光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

*

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625 插页：2 字数：198,000

印数：1—7,000

ISBN7—5404—0112—5/I·94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67 定价：1.70元

目 录

一	“魔叔”杨官璘.....	(1)
二	“东北虎”王嘉良.....	(42)
三	“棋坛彗星”李义庭.....	(89)
四	“十连冠”胡荣华.....	(132)
五	“东方电脑”柳大华.....	(163)
六	“智多星”李来群.....	(194)
七	“亚洲女棋王”谢思明.....	(222)
八	“弈林女魁”单霞丽.....	(244)
九	“金色姑娘”刘适兰.....	(258)
十	“攻击手”吴敏茜.....	(280)
	后记.....	(304)



“魔叔” 杨 官 璘

在中国象棋史上，杨官璘的功绩是卓著的，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。

自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象棋，经历代演变，进而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象棋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超出于任何一项娱乐活动。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，中国棋坛上名手辈出，人才济济。他们有的是“神童”，靠聪明和才智取得优异成绩而留名后世；有的是潜心苦练，技艺超群，成为一代名家。到了五十年代，出了个“弈道冠群伦，北战南征擎将旗，车飞马跃炮如神”的象棋国手杨官璘，他们俱黯然失色了。

杨官璘的成绩是辉煌的，饮誉海内外：

童年，杨官璘被誉为“乡下棋王”，

在大陆，杨官璘是五十年代的棋王，
在港、澳，杨官璘被誉为“圣手”，
在欧美，杨官璘被称为“中国象棋艺术的贝多芬”，
在东南亚，“杨官璘”则是象棋高手的象征，泰国有“泰国的杨官璘”，菲律宾有“菲律宾的杨官璘”，
其他，还有“混世魔王”、“魔叔”、“象棋魔术师”、“棋坛巨匠”等各种誉称。

从这些誉称不难看出，杨官璘在中国棋坛上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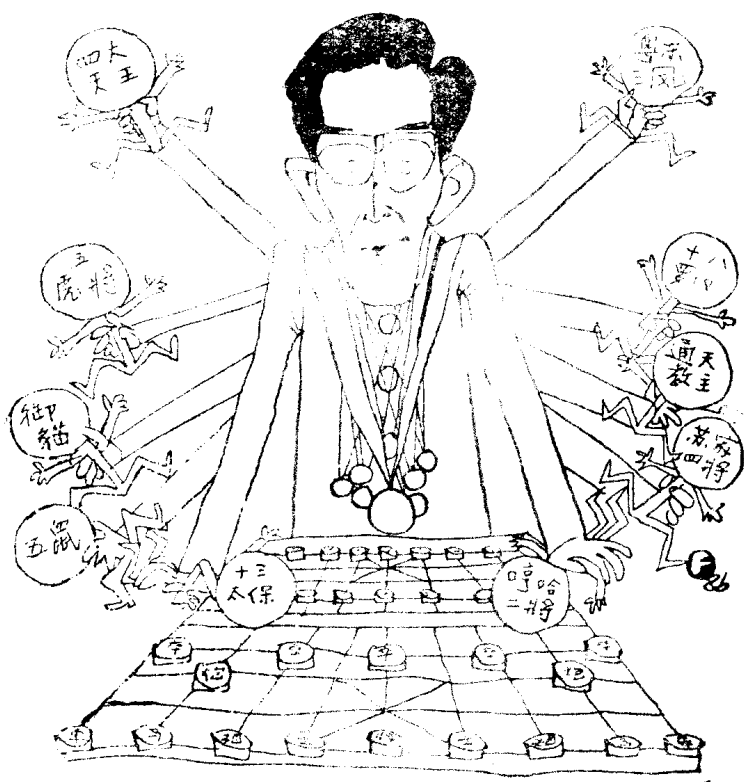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还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：两个棋迷在摆盘对垒，下一步眼看甲方要把乙方绝杀，乙方正在苦思冥想，但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败局。这时甲方会洋洋自得地说道：“这盘棋你输定了，就是把杨官璘请来也挽回不了败局。”

足见杨官璘在广大棋迷中的名望。也难怪，凡是能走几着棋的人，谁不知道杨官璘的名字呢？但又有多少人知道，在茫茫棋海里杨官璘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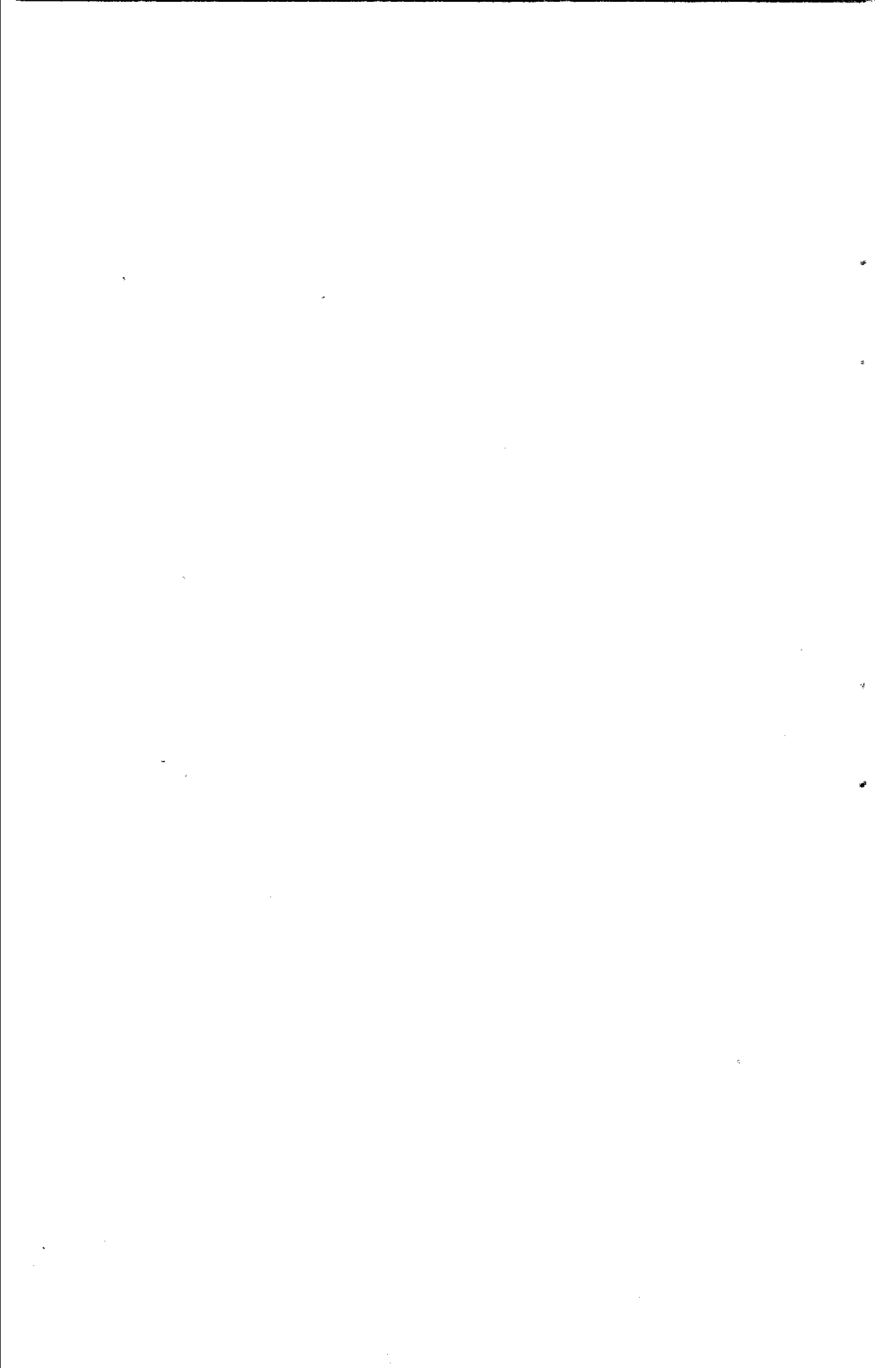
乡 下 棋 王

夏日的南方，晴空万里，天上没有一丝儿云彩，太阳把地面烤晒得滚烫滚烫，热浪阵阵扑身，火烧火燎似的使人感到窒息。

广东省东莞县由凤岗村通往常平的乡间土路上，一名挑夫正挑着一副担子慢慢地往前走着。他肩上的担子有些沉重，扁



“魔叔” 楊官璘



担有节奏地发出了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

挑夫是一位十六、七岁的青少年，身材瘦弱，个子矮矮的。他头戴一顶大斗笠，雨天当伞用，晴天遮太阳。身上的一件短袖汗衫早已被汗水浸透，但他好象忘记了火热的太阳、炎热的天气和肩上沉重的担子，嘴里在不停地念着“炮二平五，马三进四……”

这就是杨官璘青少年时代的一幅写照。

象棋这玩艺儿，别看是一块一块的圆木头，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。有人一旦迷上了象棋，就象着了“魔”，被弄得神魂颠倒，想甩也甩不掉。此时的杨官璘就被象棋迷上了，缠住了。那32枚棋子象影子似地在时时地追逐着他。这看来好象是一种“折磨”，而对杨官璘来说却是充满了无穷的乐趣。在艰难竭蹶之中，唯一能点燃他希望之光的就是象棋。

杨官璘客家籍，于1925年5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凤岗村的一户贫农家。在这里他度过了艰辛的童年。

东莞虽是鱼米之乡，在旧社会，凤岗村却是个有名的“穷窝子”。全村百多户人家，十有九家过的是寅吃卯粮的穷日子。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和爱好，村里人别的娱乐活动玩不起，十人倒有九人喜爱象棋。

广东省一向棋风很盛，而省中的各县，又以东莞的棋风最盛，出过不少高手。凤岗村的棋风，在东莞县也是数得着的。弈棋已成为该村传统性活动。饭前饭后，人们总爱在街头巷尾一蹲，仨一堆俩一簇，兴致勃勃地摆盘对弈。倘若逢年过节或遇有庙会，下棋更是成为最“热门”的活动，往往有那自认为

技艺不凡的人，摆设擂台招徕对弈者轮番赌弈，确也热闹非常。小小棋子给这个穷村子带来了生机。

杨官璘的爷爷是个教书的穷秀才，颇懂得些棋道。父亲在广九铁路天堂围车站开了个小杂货铺，名义上是个铺子，无非卖些洋烟洋火之类的，比沿街叫卖也好不了多少，赚很少的一点钱，勉强养家糊口。不过，父亲的棋艺却比爷爷强多了，在村子里也数得着。

杨官璘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，长在这样一个村子，他除了和大家一样受苦过穷日子，也爱上了象棋。对象棋他不是一般的爱，而是酷爱。

有人可能会认为，象杨官璘这样的棋手，小时候一定是个超人的天才。不，他资质并不怎么好，脑子也并不怎么灵。胡荣华下蒙目棋一次可同时下十五、六盘，靠的是特强的记忆。杨官璘不成，只能下一盘蒙目棋，再多脑子里就记不住了。然而，在中国象棋棋坛上，杨官璘确实是一个奇才，而这完全是靠刻苦用功、努力奋斗的结果。有人说：“杨官璘是在极不寻常的坎坷道路上，象穿山甲那样顽强地往前钻，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的。”这话却也道出了杨官璘一生中对象棋艺术执著追求的韧劲。

有人说，杨官璘四岁就捉子下棋。四岁的孩子懂个啥？却未必真会下棋，只不过拿着棋子在棋盘上摆着玩玩罢了。他不是那样的“神童”。杨官璘真正有章有法的会下棋，那是六岁以后的事。由于受到家庭和村人的熏陶和影响，他成了个“小棋迷”。

是象棋本身的魅力，也是一种特殊的爱好，杨官璘一接触象棋就被迷住了，32枚棋子占据了一颗童心。

小小孩童，大人是不肯与其对弈的，杨官璘只能和差不多同等年龄的小伙伴对弈。皆因他比别的小孩在象棋上加倍再加倍地用功，棋艺的进步也要比别的小孩快得多，没要多长时间，全村的小孩中再也找不到对手，这才引起了大人的注意，都想找他试一试。对弈中，杨官璘留心每一盘棋的对局，自己为什么输了，别人怎样走的，他总要暗下里琢磨出些道理来。在大人与他轮番对弈的时候，实际成了他向全村棋迷们学习的好机会，棋艺益发有了明显的提高，渐渐他把全村的老辈棋迷都杀败了。

风岗村出了个“小棋王”，在附近的村庄、街里很快传扬开来，一些棋迷们出于好奇心，纷纷找上门来，找“小棋王”较量较量。杨官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输，反而益发斗起了他的一颗好胜心，谁来就跟谁对弈。

俗话讲，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。凡是找上门来“叫阵”的外村棋手，自然都有两下子，开始杨官璘有输有赢。也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杨官璘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凡是输了的棋，事后他总要反复“拆解”，直到找出输棋的原因，以及如何战胜对手方才罢休。这样，杨官璘的棋艺又进步了，他把附近各村的棋手几乎都杀败了，一时“乡下棋王”也便出了名。这给了杨官璘莫大的鼓舞和鞭策，对象棋艺术的追求更强烈了。一个良好的心愿如同滚滚波涛，在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胸：

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在中国象棋界占一席之地！”

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日益贫寒的家境，生活的鞭子猛烈地抽打在杨官璘身上。1939年，杨官璘的父亲不幸病逝，一家人失去了顶门杠，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年仅14岁的杨官璘肩上。

杨官璘只上了五年小学便中途辍学了，他一面帮母亲种田，一面做小挑夫，给人家挑运货物，有时扯起“承接车衣”的招牌当裁缝，或者串乡当货郎，挣点钱维持家计。整天为饱肚而苦苦挣扎着的杨官璘，哪有时间练棋？

“乡下棋王”何时能有出头之日呢？

初 次 上 道

在逆境中，杨官璘蓄意要闯出一条学棋的路来。尽管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但他象穿山甲那样，面对象棋艺术这座大山，一点一点往深里钻。那情景是动人的。

夏夜，圆月当空。乡村的月夜如此宁静，田野、村庄以及一切生物似乎都朦胧入睡了，只有草虫发出了“丝丝”的叫声。凤岗村临街的一间小屋的窗户上，透出了微弱的亮光。桌案边，油灯上豆大的火光半明不灭，微微摇晃着。油灯旁，纸制的棋盘上，杨官璘调动着双方的车马炮在进行着激烈的对攻。

深夜钻研象棋是杨官璘的又一习惯。他白天串乡，跑路混生活，没有时间摸棋子，只好放在夜晚。不管跑了一天有多累，夜晚总还是要摆棋。一不摆棋就手痒痒，睡不着觉。有时午夜梦回，突然想到一招好棋，即刻披衣而起，铺开棋盘摆一摆，

打开本本记下来。他省吃俭用积下几个钱，碰上棋书就买，夜晚一局一局的练，一本一本地看，棋艺日益提高，棋理逐渐精明。

杨官璘除了爱买棋书，还喜欢收集江湖棋局和精巧残局。东莞县棋迷多，到处有人设摊摆江湖棋局，杨官璘借串乡进城的机会，碰到就记下来，夜晚仔细地拆解，认真地研究。后来，杨官璘的残局功夫高人一筹，就是那时候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。

人，一旦被某样东西所迷，就会如痴如醉，象是着了魔。在杨官璘对象棋最入迷的时候，整天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，脑子里背的是象棋，嘴里念的是象棋，如影随形，他走到哪里，象棋也就跟到哪里。“手缝衣，口对弈，挑起扁担背象棋”，人们给杨官璘编的这两句歌谣，道出了他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
象棋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娱乐活动，要想成为一名好棋手，光靠勤学苦练，一个人在家里埋头打谱、看书，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要经常与高手对弈，磨练自己。“下棋找高手，弄斧到班门”。从而多积累临战经验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。

随着棋艺的增长，杨官璘在乡间再也没有对手了，一个农村的青年人到哪里去找高手对弈呢？

那段时间，杨官璘经常到东江线串乡，闻听人言，闻名两广的象棋高手黎子健就住在这一带。他求艺之心顿起，便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黎子健的家门。可当杨官璘走到黎子健的门口，他停住脚步，刚要抬手敲门，又犹豫了：

“进去还是不去呢？见了人家如何开口呢？”

正在这时，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走出了一位四十开外的壮年人。他二目炯炯有神，正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杨官璘。

此人正是黎子健，他见是一位年纪不到二十岁、拘谨腼腆的小伙子，衣着朴素，手拿竹笠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。便问道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来这儿有什么事？”

杨官璘脸红了，吞吞吐吐地答道：“我是东莞杨官璘，想跟您学习一盘棋。”

想不到，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，居然跑到门前“叫阵”来了。黎子健本不想与之对弈，后见杨官璘远路而来，态度诚恳，便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

案桌上两人展枰对弈。杨官璘执红棋先走，架炮中攻。这是一种对攻很激烈的开局，黎子健心中不由得暗道：“无谋不立当头炮，乡下人对布局多半无所研究，而这位青年人为什么要走中炮呢？莫非真有两下子？且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枰对弈时，难忘胜负心。黎子健先是试探性的以顺炮应战，目的是摸一摸杨官璘的棋艺到底如何。心想，看你如何应对。杨官璘心神镇静，从容以对。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较量，尽管黎子健竭力谋取进攻，连走怪着，却被杨官璘一一化解了，始终没有占得便宜。不得不更加小心起来。

到了残局阶段，杨官璘多一兵稍占优势。黎子健无力进攻，只能防守。心里想：我可不能输给这个青年人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，黎子健拿出了看家本领，方始苦苦守和。赛后两人抱膝长谈，黎子健赞扬说道：“象你这样年纪，棋能下成这

样，实是难得。只要坚持下去，以后在全国棋界必然会有所造就。”

秧苗吐翠，木棉花竞放。说话间到了1948年春天。一次，有人对杨官璘说道：“广州棋风鼎盛，高手云集，何不去走一趟，找人较量较量呢？”

一句话，斗起了杨官璘的争强好胜之心，他决心去一趟广州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干，总算积攒下一点费用，便找了个包袱皮，把随身替换的几件衣服和棋盘、棋子包了，挎在肩上，拜别了母亲，走出了家门。在象棋生涯中，杨官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。

到了广州，尽管那里铺面林立，街市繁华，杨官璘却无心观看，他一心留意下棋的。连续走动了几个公共场所，倒也看到了一些棋档（北方叫棋摊，广东一带叫棋档，即江湖棋人设摊于街旁，靠以谋生），不过是江湖棋人靠以谋口饭吃，皆平庸之辈。杨官璘也没过多的停留，便沿着横街竖巷信步往前走。

日将中午，杨官璘感到肚中饿了，想买点吃的充饥。沿街饭馆食摊比比皆是，阵阵香味扑鼻而来，他却全当没看见，没闻见。又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杨官璘发现道旁有一位妇人正在卖大碗肉末米粥，便三两步走向前去说道：“给我来两碗。”

广州的肉末米粥颇有名，是广州人的独创，成为当地的风味特产。说来也很简单，把肉末事先炸好（猪肉或牛肉，有的也用鱼末），摆在桌案上，火炉子上架起一口大锅，将大米粥

煮得“咕突咕突”响。顾客来了，卖粥人先用小汤匙扣一匙炸肉末放在碗里，然后再盛一大勺热米粥放进去，一搅和，这有名的肉末米粥就做成了。“有钱人吃龙虎斗，没钱人喝肉末粥”，这玩艺尽管小有名气，而有钱人是不屑一顾的，只是为贫寒者花很少几个钱饱肚而已。

不消一刻工夫，杨官璘有滋有味地将两大碗肉末米粥喝了下去，果然觉得肚中有了饱感，浑身感到舒畅，精气神也足了，挎上包袱卷又信步往前走去。过了滚滚珠江，来到了江南岸。

正行走间，杨官璘突然看到了前面有一片大的丛林，林中殿阁玲珑，金碧交辉，原来是一座寺院。

杨官璘走向前去，见山门一块匾额上书“海幢禅寺”几个大字，便迈步走了进去。

海幢寺始创于清康熙年间，里面有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韦驮殿、伽蓝殿、丛观堂、地藏阁等殿阁，好大一片寺院，端的是消闲的好去处。

早在清朝末叶，广州的棋风渐盛，称为“四大丛林”的大佛寺、华林寺、光孝寺成为棋人聚弈的地方。尤其是海幢寺，对弈者最多，为四大丛林之冠，一些弈林高手常来消闲，颇多“散仙”。

杨官璘见海幢寺内有买有卖，说书、看相、卜筮、杂耍等，五花八门，十分热闹。但最使杨官璘感兴趣的却是那数不清的棋档。林荫墙角、庙台、廊下，三五成群，到处有聚弈者，这边发炮挺兵，那边飞车跃马，进照将军之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

耳。

杨官璘看了一摊又一摊，观了一档又一档，棋艺皆属一般，当他来到大雄宝殿前，见一衣衫不整、四十开外的汉子，正在殿前的石阶上摆下了棋档，招徕弈客。

杨官璘走上前去，见棋盘上双方的棋子早就按位就线，整整齐齐地摆好了，只是无人对弈。摆档人凭借自己闯江湖的经验，见杨官璘的举动和打扮，断定是初进大城市的“乡巴佬”，想以饶双马为饵，引杨官璘入局，便搭讪着问道：“后生哥想下棋吗？我让你双马试试看。”

杨官璘答道：“试试就试试。”

摆档者，主动拿掉己方的两只马，立即平炮抢攻。不想，没经多少回合的交锋，就被杨官璘杀得大败。摆档者知道此人有些来历，再也不敢与杨官璘对弈了。

原来，这饶双马局颇讲究弈道，双方皆有胜算之诀，棋书棋谱上说得明明白白。让马一方虽少双马，但可得三先，迅速出动双炮巡河，横冲直撞，得先得势，乘势急攻，沿河“十八打”，使得对方难以应对，常常可操得胜之券。另一方要有相对的应法，须以“蟹眼炮”固守，再以士象保护城池，深沟高垒，严阵以待，等敌方攻势稍缓，然后拼力反击，尽量寻找机会兑子，方可夺先取胜。对此，杨官璘平时熟读棋书，作过深入的研究，攻防之法俱已背得娴熟。蚊子叮泥菩萨，错认了人，摆棋档者错误地认为杨官璘是“乡巴佬”中一般的象棋爱好者，出此让双马的大言，岂能不输？

谈话中，两人互道了姓名，杨官璘得知摆档人姓梁名应